

# 无畏之海

(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全史

SEA OF DREADNOUGHTS: THE GREAT WAR AT SEA

章 騫 /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 无畏之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全史

SEA OF DREADNOUGHTS: THE GREAT WAR AT SEA

章 騫 / 著

(下)

山东画报出版社

## 潜艇战与反潜战

潜艇是一种不诚实的武器。她像一个拦路贼，又像一部绞刑架，还像一把奸诈的刀，当其对手不戒备时，会在他背后捅上一刀。

——阿奇博尔德·赫尔德勋爵 1902年

在实战中使用潜艇最初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种新型兵器又被南部邦联使用，企图用以打破北军对其进行的海上封锁，而且还取得了击沉军舰的战果。这种孕育着巨大潜力的可怕武器此后曾一度沉寂，即便进入二十世纪，在日俄战争中也无声无息。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潜艇发挥出了令人恐惧的巨大威力，尤其是德国的潜艇。虽然新兴的德国海军雄踞世界第二位，但毕竟难以和最大海军国英国相比肩，然而在战争期间他们却建造了共计 330 艘潜艇，对英伦三岛进行水下破交战，以截断通往英国本土的海上交通线，并几乎将这个海洋帝国的气息扼断。尽管在战争中，大半的潜艇都化为水中的残骸，但实实在在地一度将大英帝国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由于潜艇作战和水面舰队的交战在性格上具有相当的区别，若要具体介绍每一次战斗，以本书的篇幅根本无力相对，因此只能以概要的形式作介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世界上主要海军国家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潜艇，其中以法国的 79 艘居多，其次英国有 73 艘，德国 28 艘，俄国与意大利都为 22 艘，美国 18 艘，日本 12 艘，奥匈帝国 5 艘。当然这里也将很多带有实验性质的缺乏作战意义的也计算入内。对于当时的潜艇设计思路，已经基本上固定于水上排水量数百吨以上，装备具有相当安定性的柴油机

作为水面动力，同时以蓄电池推进电动机在水下航行，以鱼雷为主要攻击手段，加以一定的火炮作为辅助。然而在实际运用方面的经验各国都依然没有，并且从拥有数量看德国依然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对潜艇在此后海战中拥有的意义，即便德国也可谓处于摸索阶段。

当然，随着战局的推移，也更由于形势所迫，虽然历经一定的曲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潜艇的运用实行得最为有效，而到了战争后期，潜艇还演化成了德国海军最为重要的舰种。因此在本章中，便主要就德国海军在北海以及大西洋海域的潜艇作战，以及协约国为了对抗而采取的对策作一个比较初步的概括。当然除了这个战场以外，地中海以及波罗的海等区域的潜艇作战也非常激烈，相关章节对此已经有所介绍。不过由于潜艇战与反潜战带有战略层面的因素，所以，很多针对全局的概览也包含对于地中海以及其他海域的内容。

## 对于潜艇战术的摸索

### 期待与不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之时，德国海军拥有 28 艘潜艇，尚有 17 艘正在建造。现役的 28 艘中，除了最早的 4 艘属于老式艇而只能从事训练任务外，剩下有 24 艘具有实战能力，而其中 21 艘属于公海舰队。公海舰队的潜艇大部分用于在北海的巡逻警戒，其主要基地在赫尔戈兰湾。

早在 1890 年，德国海军就改造了两艘 200 吨，以蒸汽为动力的诺德费尔特型潜艇。由于这种艇比较陈旧，因此并未引起重视。当时的海军参谋总长冯·提尔皮茨海军将军一心想建立一支大型舰队，认为潜艇不过是一种只有助于近海防御，但对平衡海军力量却无所裨益的软弱手段，因此德国对潜艇的发展工作就停顿了十二年。

打开那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大门的是俄国人。1904 年俄国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制三艘当时看来是大型的潜艇，这种新型潜艇为双层壳体结构，武装较强且为远航而设计的，拥有巨大的浮力，具有良好的适航性。德国

海军由此开始意识到潜艇不仅仅是一种近海防御的手段，而且还拥有进攻的潜能，于是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开始摸索设计建造自己的潜艇。由于借鉴了不少国家的经验教训，德国从一开始就不去重蹈使用蒸汽机、汽油机的覆辙，果断采用了使用石蜡油的重油内燃机，因此很快就出了成果。1906年12月14日，其第一艘U-1号潜艇服役。在1910年以后所完成的德国潜艇是具有较强远航能力，装备四具鱼雷发射管，几百吨级的具有实用性的U-5型。而1913年以后生产的U-19型则仿效英国人装备起了柴油机，续航能力以及可靠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战前的作战思想下，这些潜艇用作执行北海或者英伦三岛周边海域进行侦察巡逻等任务。

德国海军中也有人将目光放在了将潜艇用于海上破交战之上。1908年8月，德国海军的冯·施莱尼茨（Georg Emil Gustav von Schleinitz）海军中将便曾经在了一本名叫《德国纵览》的期刊上发表论文阐述道，潜艇是一种可以使英国的生活必需品输入陷于断绝的兵器。就在开战前不久的1914年5月，德国基尔潜艇实验部的布鲁姆（Blum）上尉也提出过一份报告，称德国潜艇在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乃是实行针对英国的海上破交。他还得出一个结论，要确保在英伦三岛周围48个海区中始终处于潜艇配置状态，那么至少需要拥有222艘潜艇。<sup>〔1〕</sup>

然而如果要想让潜艇攻击商船，不得不面临的是当时的国际法规。几世纪以来，对于海上作战的规则国际法都是这样解释的：“对交战国要施加限制，使损失和破坏只限于公共财产，而个人生命财产应该得到保护。”因此，如果发现一艘悬挂敌对国国旗的商船时，当由海军舰艇而非私掠船可以根据“海上战利品捕获法”对其进行合法的扣留。也就是说，海军舰艇应用视觉信号命令该船停车，如有必要时，也可射击发出警告。然后，海军人员登上被扣船只，检查该船人员的证件和货物清单，若有违禁品，则将乘客及船员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要把他们安置到别的船上，这些船应该是容易靠岸的，或者是由扣船人员把被扣船只开到某一个港口，

〔1〕青木荣一：ドイツの潜水艦戦略，世界の艦船，1993（9），第88—89页。

而后才能对该船进行击沉处理。根据海上国际法，一艘执行破交任务的潜艇，固然可以像巡洋舰那样根据捕获法行事，这样潜艇便将放弃其隐蔽性的优势，而且当时潜艇的内部并没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关押被俘人员。英国海军部直到1912年还在报告中称：“潜艇在所有直接攻击商船的船只中价值是最小的，其艇员不具备处理海上战利品的能力，它也不能把船上的乘客及其他人员转移出来。”〔1〕

不过，正处于赋闲状态的前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勋爵却于1913年末给帝国国防委员会提出过一份著名的备忘录，他认为潜艇不会由于浮出水面攻击商船而损害它的主要资本，即隐蔽性。尽管因为根据当时战争法的规程，潜艇如果要攻击商船，必须将商船船员俘获并将其安全带回本国港口，才能击毁该商船。然而费舍尔指出，由于潜艇没有过多空间考虑接纳战俘，这种规程对潜艇而言是不可能实行的，因此德国必然会毫不迟疑地将商船击沉。

在当时的国际法中规定，即便是敌国商船，也必须对商船船员的安全提供较高的保障，而如果是中立国的船舶或者货物，不用说船员的生命，那更是绝对不容侵犯的。因此，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等海军部成员在研究了费舍尔勋爵的备忘录后，都认为费舍尔勋爵是杞人忧天，认为德国人不可能命令潜艇不事先警告就击沉非武装的商船，并且不采取任何措施抢救船员，不相信一个文明的民族会采取这种违背古老航海规则和历来做法，胆敢实行这种违背人们以往信念的手段。他们认为如果德国人敢于这么做，只能表明自己成了一个海盗国家，不仅会引起道德上的愤怒，而且会迫使强大的中立国家对其宣战，只能会使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第一海务大臣路易斯亲王还在给丘吉尔的信上这样说道：“费舍尔勋爵的出色文章‘由于提到这一点而黯然失色’。”因此他的这种主张“不可能，也不可想象”。〔2〕

〔1〕 希尔—诺顿勋爵等著，周国存译：《从战列舰到核潜艇》，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第148—149页。

〔2〕 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53—354页。

事实上这一点德国海军统帅部在开战前也并没有将潜艇作为海上破交战的工具来看待，对潜艇部队也并未实施进行海上破交战的训练。开战初期，德国海军潜艇还是以一种巡逻、侦察的“可潜的雷击舰艇”来执行针对英国海上封锁的各种任务的。

## 海军史上的“探路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英国在多佛尔海峡以及北海北部设置了封锁线，以阻止德国利用通向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开始对德国实施经济封锁。这样的封锁贯穿整个战争期间，也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的战略格局。

而德国海军在开战后的1914年8月6日，在北海北部部署了第一潜艇舰队的U-5、U-7、U-8、U-9、U-13、U-14、U-15、U-16、U-17以及U-18号十艘潜艇，并开始积极在英伦三岛周围频繁展开作战任务。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德国潜艇在开战之后已经对训练中的英国大舰队实施鱼雷攻击。但是攻击不但没成功，而且U-15号艇被英国轻巡洋舰“伯明翰”号撞沉，U-13号艇又因为事故而沉没。这次行动对德国潜艇而言可谓是一个挫折，但是很快第一个牺牲品就被放上潜艇战祭坛。

1914年8月30日，德国海军参谋本部获得了“英国在福斯湾内的罗塞斯附近停泊着大型舰艇”的情报，于是命令赫兴上尉率领U-21号潜艇潜入福斯湾。U-21号在9月初便已经潜入到著名的福斯湾铁道桥附近，由于铁道桥边的卡林诺斯炮台发现了出现在海上的潜望镜并向其开火，赫兴开始深潜撤退，到湾外的梅岛南部附近海岸游弋。9月5日15点左右风浪很大，赫兴在梅岛的东南发现英国侦察巡洋舰“探路者”号正以东南偏南的航向缓慢前进。该舰当天与第八驱逐舰队的几艘驱逐舰正在执行巡逻任务，到了中午驱逐舰开始前往梅岛，留下“探路者”号单独航行。“探路者”号是一艘具有九年舰龄的2940吨侦察巡洋舰，在1911到1912年度实施改装后，装备九门4英寸速射炮，最高航速为25节。由于英国侦察巡洋舰具有航程不足的通病，需要长期航行的巡逻任务对她们而言负担很重，当时的“探路者”号便是由于燃煤已经不足，只能以5节的航速返回港内。

在发现这个易被攻击的目标后，U-21号便开始潜航接近目标，并于15点43分在1460米的距离向该舰发射了一枚鱼雷。15点45分，“探路者”号上的水兵发现了鱼雷的接近，瞭望军官费弗尔（Favell）海军少校连忙下令右舷主机倒转左舷主机全速运转，试图进行急转弯进行规避，但是鱼雷还是在50分在右舷舰桥下爆炸开。不幸的是，舰上的弹药库也被点燃。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该舰的主桅和第一烟囱被炸翻到了一边，仅仅四分钟以后，“探路者”号便从舰艏开始下沉。当时舰上有268名官兵和不知数目的平民，所以到底有多少人遇难便很难统计。最后有58人被打捞起来，但其中4人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

最初由潜艇击沉的军舰，是美国南北战争之际，被南军的潜艇“H·L·亨雷（H.L.Hunley）”号击沉的北军“胡萨托尼克（Housatonic）”号螺旋桨巡逻炮舰。由于当时潜艇所使用的还是杆雷，更何况“亨雷”号在攻击以后随其牺牲者一同沉没，因此很难说具有实战意义。而1914年9月5日下午在福斯湾口的这场海战，是首个潜艇用鱼雷击沉军舰后又安全脱离的战例。正如这艘不幸的遇难军舰之名，此举可谓探寻出了一条海上战斗的崭新的路径，由此海战的形式由原来单纯的二维空间完全转入了三维空间。

而后赫兴率领U-21号继续在北海海域转战。同年11月下旬，他在英吉利海峡展开海上破交战，截获了英国货轮“孔雀石（Malachite）”号和“魁首（Primo）”号，按照战争法在确保船员安全之后予以击沉。1915年1月，他还突破了水雷密布的英吉利海峡，并穿越圣乔治海峡进入爱尔兰海，潜入利物浦港，冒着海岸炮火对附近的巴罗飞机场进行炮击，而后安全脱离。1月30日，他又截获并击沉了从利物浦港运送煤炭的3092吨货轮“本·克鲁亨（Ben Cruachan）”以及另外两艘小型货轮，此举同样确保了所有船员的安全。由于英国海军的后院遭到如此的打击，英军当即大大地强化了各地的防御。然而U-21号依然在赫兴艇长的巧妙指挥下，再度突破英吉利海峡顺利回归威廉港。

2月，他被派到地中海执行任务。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目的地后，他又在那里连续击沉两艘英国前无畏舰，对此我们已在相关章节详细介绍。





大战前夕的德国潜艇，前方的U-15号在开战伊始便被英国巡洋舰“伯明翰”号撞沉。

最后赫兴艇长和U-21号在地中海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在战争期间，U-21号在赫兴的指挥下一共击沉了4艘军舰合计34575吨，商船36艘总共79005吨。更为可贵的是，即便在“无限制潜艇战”的狂潮下，赫兴还是保持着高洁的骑士风范，给予了船员逃生的机会后再击沉其猎物，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无谓的杀戮。战后，U-21奉命拖往英国哈里奇。这艘具有传奇色彩的潜艇仿佛是拒绝被俘的屈辱，1919年2月22日，在途中高傲地进水沉没。当人们时候问起赫兴原因之时，他只是含笑不语。

### 魏迪康艇长的传奇

在荷兰东南岸，有一片水深均衡地保持在14浔（约26米）左右的海区，因此被称为“布罗德富廷斯（the Broad Fourteens）”。1914年9月22日，德国潜艇U-9号为了躲避恶劣天候，并给即将耗尽的电池充电，坐沉在这片海域的海底。凌晨由于天气好转，该艇浮出水面。尽管前一天天气恶劣，但此时的夜空却是那样的晴朗，海面也变得光滑如镜。U-9号是一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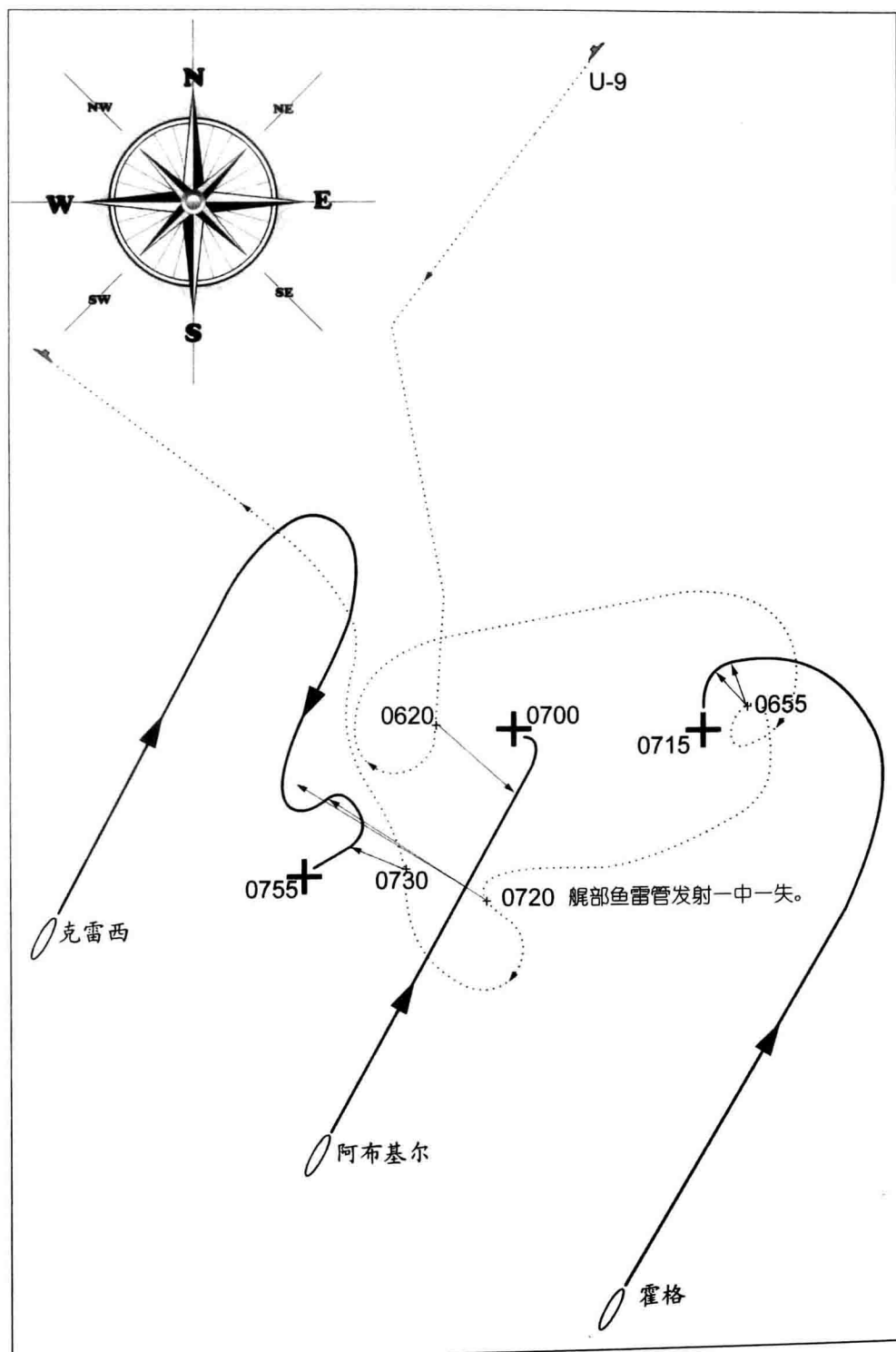
1910年服役的比较老式的潜艇，水下排水量仅611吨，而且仍然在使用已经落后的石蜡油发动机，艇长是一个年轻的高个子上尉奥托·魏迪赓（Otto Eduard Weddigen）。该艇在9月20日从赫尔戈兰基地出港，被授与攻击比利时与英国之间航线的任务。

天明后的6点，艇艏方向出现了船影，魏迪赓上尉立即命令停止充电而潜航。在接近的过程中，他逐渐看出了来者的身影，那是三艘排成单列横队的四烟囱英国装甲巡洋舰，他首先向中间一艘接近。到6点20分，等到他认为必中无疑的时候，用艏部第二号鱼雷管射出第一枚鱼雷。

这三艘装甲巡洋舰属于以英国第七巡洋舰分舰队为核心的C巡洋舰队。这个分舰队以荷兰海域为巡逻区域，负责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他们在上个月底还赶上了赫尔戈兰湾海战的尾声，当然只能做一些拖曳伤舰、运送战俘的杂活。眼下，编队中的三艘正在朝东北偏北方向航行，自东到西分别是“霍格”、“阿布基尔”和“克雷西”号，三舰之间彼此间隔2海里。由于连日天气恶劣，负责护卫的驱逐舰都已返回基地；C巡洋舰队司令官克里斯蒂安少将乘坐旗舰“欧律阿罗斯”为了加载煤炭而返回港口；以坎贝尔少将为司令的而第七巡洋舰分舰队旗舰“巴克坎特斯”号当时也没有参加巡逻；因此当时三艘舰由最资深的“阿布基尔”号舰长德拉蒙德（John Drummond）上校指挥。

也许是由于前一天恶劣的天气使得护航驱逐舰都不得不回港，也让德拉蒙德上校产生了轻敌情绪——驱逐舰尚且不得不回去，更何况潜艇？于是，这三艘舰以10节的低速，在平静的海面上悠然航行，也没有采用防鱼雷的之字航法。

在U-9号射出鱼雷后约半分钟后，在中间航行的“阿布基尔”号忽然在右舷舰底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舰长德拉蒙德上校第一反应以为是触到水雷，于是发信号让其他两艘舰靠拢。猛烈的爆炸让“阿布基尔”号立即发生了剧烈的右倾，虽然实施了紧急注水，但是没有效果。眼看着侧倾愈发严重，只能依赖于僚舰的救助了。德拉蒙德上校下令弃舰，但是来得及放到海中的救生筏只有一艘。



U-9 对装甲巡洋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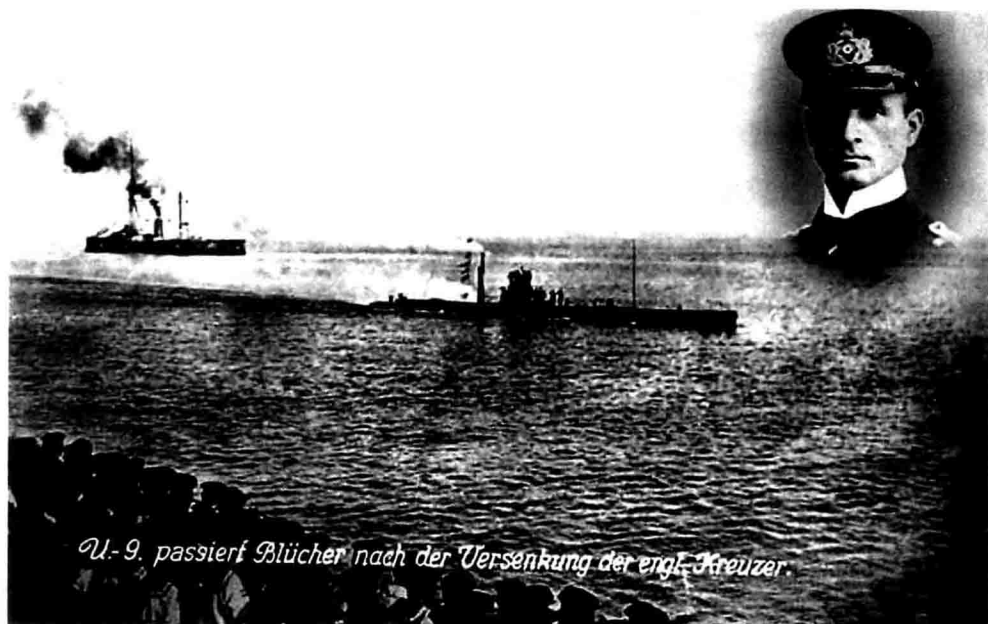
此时，“霍格”号向“阿布基尔”号的右舷靠近准备实施援救，舰长尼科尔森上校下令停船放下小艇实施援救。7点5分，突然有两发鱼雷相继击中“霍格”号的左舷。尽管该舰同时发现了在左舷舰艏方向的敌潜艇的潜望镜，当即向这个方向猛烈开火，但很快甲板就被水浸没。

虽然这时U-9艇上艏部发射管只有两枚鱼雷，艏部发射管仅存最后一枚了，而且主任机械师警告说电池也即将用尽，魏迪赓上尉依然下令在水下一边机动，一边将艏部对准正停车实行救援任务的第三艘巡洋舰。

命中之后仅仅二十五分钟，“阿布基尔”号开始倾覆，并于五分钟后沉没。“霍格”号也在中雷十分钟后步其后尘而去，剩余的“克雷西”号依然停船对落水人员进行救助。7点17分，“克雷西”号忽然发现右舷约275米的近距离处升起了一个潜望镜，舰长约翰逊（R.W.Johnson）上校立即下令全速前进，并开始呼救。但是为时已晚，7点20分，首先其右舷的艏部被一发鱼雷击中，还有一发鱼雷擦着舰艏脱靶。过了十分钟左右，该舰的左舷舦部升起了一个潜艇的指挥塔。“克雷西”号正要开火，但是其左舷的舰桥前方又有一股水柱升腾而起。约翰逊舰长还是镇静地命令部下落水后抱紧木材，等驱逐舰前来营救。在水上漂浮了二十多分钟后，“克雷西”号于7点55分也告沉没。

U-9号用六枚鱼雷，在一个小时左右连续击沉了三艘12000吨装甲巡洋舰，本身毫无损伤。由于用尽了所有的鱼雷，魏迪赓上尉驾艇顺利返航。当到达港口时，他被当作英雄受到了盛大的接待，被威廉二世授予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其20名艇员也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U-9的舰桥上还被允许画上铁十字勋章标志。

这是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潜艇的威力在这次海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虽然三艘被击沉的巡洋舰都是陈旧的老式舰，但是由于进行救助的军舰也遭到了无情地攻击，人员损害非常高，一共有62名军官，1397名水兵遇难，获救者仅仅837人。这些遇难者大多数为海军预备役官兵，大部分是有妻室的男子，还有年轻的奥斯本军事院校学生，海军部为安全起见把他们安置在人们认为不会参加巨大战役的那些老军舰上。即便这样在一个小时之内产生



U-9号潜艇在击沉三艘英国装甲巡洋舰后凯旋而归，照片为返航时受欢迎的场景，背后可见“布吕歇尔”号的踪影，图上人物为艇长魏迪康上尉。

的战争未亡人也高达 1000 多名！

由于这次海上惨剧，英国海军部不得已下达了一个无奈的命令：“同时有多艘舰艇航行之际，如果有军舰被潜艇击中或者触雷，其他军舰当迅速远离，将救援任务交付给小型舰艇执行。”这个近乎冷酷的命令在皇家海军成立以来可谓首次颁布，而且这个命令的效应不久就获得了惨痛的体现。

三星期后的 10 月 15 日，U-9 号发现了在彼得黑德海域巡逻的第十巡洋舰分舰队的三艘埃德加级防护巡洋舰“忒修斯”、“豪克”以及“恩底弥翁”正在以之字航法巡逻。在 4.35 海里之外，U-9 号悄悄跟上了“忒修斯”号。直到这些舰艇停在海上开始放下划艇进行联络之际，首先向“忒修斯”发起攻击。这一次的攻击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此时“豪克”号开始启航，几乎直冲处于潜望镜深度的 U-9 号而来。魏迪康艇长紧急将潜艇下潜，等到让过来舰后，于 11 点 35 分在大约 150 米的距离向“豪克”号又发射了一条鱼雷。这枚鱼雷击中了该舰的舯部，使其在几分钟之内翻沉。由于英国海军部下过那条命令，于是僚舰顿时四散而去，只有两艘挪威船以及事

后驶回的大型驱逐舰领舰“雨燕”能够展开救助工作。尽管事情发生在白昼，但因为救援不及，包括威廉斯（Hugh Williams）舰长在内的26名军官和约500名水兵随舰一同沉没，仅有71人获救。阵亡者中间有一名17岁的少年水兵叫做波拉德（Clifford Pollard），他的高祖父约翰·波拉德（John Pollard）曾经是纳尔逊旗舰“胜利（Victory）”号上一名见习军官并参加了特拉法尔加之战。在战斗中曾与另一名见习军官同时射杀了那名击中纳尔逊的法国水兵。由于魏迪赓艇长又一次击沉了一艘大型军舰，这次他作为德国海军军人，首次赢得了普鲁士王国的最高荣誉：功勋勋章。

11月16日，U-9号又前往苏格兰和奥克尼群岛之间的海域巡逻，此外还准备挑战侵入英国大舰队基地斯卡帕湾。此时正遇四艘英国驱逐舰以单列横队向北航行，于是魏迪赓艇长将U-9号的舰艏调整到与英国舰队的航行方向垂直的方位，准备等英国舰艇穿行到自己前后时，同时发射艇艏鱼雷试图打击两艘。但他那前后开弓的招式没有成功，当他发射艇艏鱼雷之际，却被英国驱逐舰发现。英舰径直向他驶来，这样他顾不得发射艇艏鱼雷，连忙下潜逃避，总算是躲开了追杀，绕道法罗群岛并经过挪威海岸回港——这次航行长达1725海里。

1915年，魏迪赓艇长被调到比较新型的U-29号担任艇长。随着德国海军2月宣布不列颠诸岛附近的所有水域为作战区域之后，U-29号在他的指挥下，首次从泽布吕赫出击，也开始对商船实施攻击。在3月11日以及12日，该艇连续击沉四艘共达12934吨，魏迪赓还从被那些船上取走一门小炮作为战利品。

3月18日，U-29号绕道苏格兰返回德国。当驶至彭特兰湾附近时，魏迪赓上尉的在潜望镜中看到了超无畏舰“马尔博罗”号的侧影。原来他碰上演习后返回斯卡帕湾的大舰队，而且没有驱逐舰护卫！欣喜万分的魏迪赓随即先向“尼普顿”无畏舰发射了一枚鱼雷，这枚鱼雷从该舰的艏部擦边而过。这时候，斯特迪海军中将乘坐的第四战列舰分舰队旗舰“无畏”号发现了U-29的潜望镜。斯特迪将军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中交上的好运似乎还没有离他而去，凭借舰长和导航军官的娴熟技巧以及僚舰的配合，“无畏”号那锐利的冲角

在13点40分将这艘潜艇撞得艏部从海中直立而起——当其艏部露出水面时，英国水兵看清了舰桥上29的编号。这一撞击不仅使U-29号沉没，还导致魏迪赓上尉连同全体成员无一幸免。<sup>〔1〕</sup>这是那艘无畏舰的开山祖在整个世界大战中唯一的战斗经历和唯一的却是辉煌的战果。为了纪念这位潜艇王牌，德国海军将1917年到1918年期间建造的水下排水量近3000吨的潜水巡洋舰U-140号破格命名为“魏迪赓上尉（Kapitänleutnant Weddigen）”号。

## 针对海上交通线的潜艇战

### 攻击商船的开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针对协约国军海上交通线的战斗自开战伊始就已经展开了。此时的海上破交战主要由水面舰艇实施，这已经加以叙述。虽然水面舰艇的行动极富传奇色彩，但是对整个协约国的海上交通而言，效果却非常有限，真正对协约国的海上交通线构成威胁并险些制英国于死命的，恰恰是而后全面实施的潜艇破交战。然而，这种攻击是逐步升级的。

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在战争初期，德国潜艇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水面舰艇进行的，但是这些潜艇在进行的海上在作战之时，难以避免地会与英国商船相遇。1914年10月20日，在挪威的斯屈德内斯附近由费尔德基希纳（Johannes Feldkirchener）艇长指挥的U-17拦截了一艘866吨的英国货轮“格利特拉（Glitra）”号。当时费尔德基希纳按照战争法的相关规定，让其乘员离船登上救生艇以后，打开船底阀将其凿沉。挪威海军80吨的雷击舰“鲨鱼（Hai）”号目睹了整个过程，由于为了恪守中立而未予干涉，仅仅在事后将搭乘英国船员的救生艇收容，返回斯屈德内斯港。“格利特拉”号也成了被潜艇击沉的第一艘商船。

虽然以上事件看来还是按照战争法规程来进行，而且当时的不少德国

〔1〕 Corbett, Sir J.S.: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Naval Operations*. vol.2,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20), p.281.

艇长也同样如此，比如前文提到的赫兴上尉，然而“格利特拉”号被击沉了仅仅六天之后，费舍尔勋爵在1913年备忘录中的担忧便被证明是正确的。U-24的艇长施奈德（Rudolf Schneider）上尉在未加警告的情况下，于10月26日下午16点20分向一艘被他识别为运兵船的船只进行了鱼雷攻击。这艘4590吨的法国轮船“海军上将冈托姆（Amiral Ganteaume）”号运载的却是2500名比利时难民。虽然鱼雷并未将其击沉，但却造成了船上30多人的丧生。对于看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动辄造成千百万平民伤亡的读者比较难以理解当时人们的感受，当时欧洲的人们还没有“全民战争”的概念，更没有“总体战”的感受，他们自以为已经身处文明时代温床，所以这场在日后看来不过是极小规模暴行的，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从此，德国海军开始正式探讨有效而且有组织地进行以潜艇实施海上破交战的方法。由于当时战争法规定的对商船攻击规程要求潜艇首先对目标船只进行警告，并对商船上的相关文书进行核实，及确认人员安全离船。要做到这些，潜艇必须长时间地上浮，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潜艇舰队非常强烈希望在一定的海域之内，可以不加警告地对商船进行攻击，而海军统帅部对此也非常理解，开始对政府施加起压力来了。

1915年2月，德皇和内阁终于同意了这个建议，作出了由潜艇进行海上破交战的决定。就在这个月的1日，德国潜艇U-20号在艇长施威格（Walther Schwieger）上尉的指挥下，故意向一艘标志明显的医院船“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号发射一条鱼雷，所幸这发鱼雷没有命中目标。施威格上尉刚刚于1914年12月16日由U-14号艇长转任更为新型的U-20号的艇长，1915年1月30日，他已经在未加警告的情况下击沉了三艘商船。请记住这个艇号和艇长！不久以后，他更将激起一场震动世界的波澜。

## 升 级

作为对英国宣布整个北海都是交战地带的反应，德国海军参谋部准备正式计划动用潜艇来打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海军上将冯·波尔在担任公海舰队总司令官后的1915年2月4日，在《帝国公告》上发表了以下警告：



(1) 特此宣布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外围水域，包括整个英吉利海峡均为战争区域。自2月18日起，任何进入这一地带的敌国商船一概予以摧毁，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旅客和船员的安全构成威胁。

(2) 在战争区域内中立国的船只同样也面临危险，鉴于英国方面在1月31日下令可以滥用中立国旗帜，更由于海战中可能发生难以预见的事故，不可能避免中立国船只被误认敌船而遭受攻击。<sup>[1]</sup>

当然，公告上对政治上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态度都加以了考虑。比如宣称禁止攻击中立国船只和包括敌国在内的医院船等，然而对被攻击的船只是否属于敌性，其判断却完全听任于潜艇舰长，即便发生判断失误的问题也并未提及责任追究问题。

如此，英国正式面临了和费舍尔勋爵当年所预料的局面。幸运的是，当时德国能够绕道苏格兰北方到达英国西部海岸的德国U-19型以后的柴油动力潜艇并不多，在2月18日德国攻势正式展开的第一天，配置在英吉利海峡西部以及爱尔兰海的德国潜艇仅仅各一艘。根据推算，德国潜艇从本国到英国西海岸一次往返需要十四天，如果在作战海域停留四天，那么合计需要十八天，而归港、整修则再需要二十八天。如果要保持一个作战海域经常配置一艘潜艇，那么每四天就必须派遣一艘潜艇前去执行任务，这样便至少拥有十艘。除了这些柴油机动力的潜艇以外，德国还可以派遣较老式的石蜡油动力潜艇前往北海西南部执行任务，这些区域按照往返十天，作战六天，整修二十八天计算，六天派遣一艘则至少需要七艘。虽然根据德国基尔潜艇实验部所进行的研究表明，需要的潜艇应该为二百二十二艘，而当时德国海军只能搜罗到二十九艘各型潜艇，能够保持在前线执行任务的潜艇也只能在两到三艘。对此英国的情报部门也作出了类似的分析，而且考虑到英国拥有众多的港口，船只数量也庞大，因此在当时德国拥有的

[1] 丘吉尔著，刘立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第355页。